

神州妙记

冯玉玲（第卅六届, A班）

（一）北京在下雪

抵达北京的时候，天空飘著雪花，一片雪景美极了。

不是第一次来，却是第一次看到北京在下雪。

自己跟自己说：机会难得，要好好赏识老天爷下的这场雪才行。

踏出机场，也不直接走去截的士，我拿出口袋的字条来看，上面写著由北京的国际机场去旅舍是应该怎样怎样走。

先要搭机场巴士，再乘地铁，到了王府井，要步行一段路，找到瓷库胡同，再上石阶，就是我所要住的国际青年旅舍了。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非凡宾馆》。

飞机是在下午三点半降落北京，可我却是晚上六点半才抵达住宿的宾馆！！！！

这真是一段难忘的路呀，我走的是一段极富挑战的路。

天在下雪，脚下踩著的雪又软又滑。而我，拖著有轮的行李，背上揸著背包，身上挂著相机，还有手提电脑。

一边走一边提心吊胆，地上路滑，不能摔，要小心小心。

一边走一边猜量方向，东南西北，是这吗？路走对了吗？

就这样的，人在雪路上，一步一步的走。

从机场到旅舍，总共花了三个小时。

是的，三个小时是很长。

而我，终于也走过来了。

（二）第一个夜晚

在旅舍的接待处向服务员打探得知：只要走出胡同，行一段路，再转个弯，就会见到王府井的夜市场。

夜市场是一个专卖小食的地方，晚上灯光火猛，照起来特别有气氛。

我站在街边捧著一碗香辣粉来吃，冬天的寒夜有了吃已不觉得冷，吃完香辣粉还有别的，总共吃了三款，肚子饱饱的，全身暖暖的，消费是¥26。算一算汇率，不到五澳元，并不算贵。马上的，打从心底的感到满意，也就觉得很有意思。

拿出相机要拍照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三脚架支撑，光是靠双手拿相机来拍黑夜的景物是拍不好的。

冬夜里降著雪，白色的雪花覆盖在屋顶上面，此时此刻，漆黑寂静的胡同有著另一种意景。但手上的照相机却不能把这番味道拍出来，这时的我才意识到什么是有限而又什么是无限，也才知道有限和无限的对比，只可会意却无可奉告。算罢，就算了罢。

住的地方是国际青年旅舍，房间有两张碌架床，是所谓的四人房。早已住著三名男士，剩下靠窗的那边有个空位在上层，上床下床没那么方便，但我无其它选择。心想：也好，睡在上舖可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用手又用脚的才爬上床，我拿出照相机，并躺了下来，翻看一路上来所拍的照片，有几张拍得挺好，算是有收获。

把空调开上，整个房间暖和起来，床单也干净，五十块人民币住一晚，所费不到九澳元，这个价钱我不敢再有其它别的苛求。

接待室和客厅连在一起，上网也是在这里连接，小小的地方办起事来都集中在此。我一面上网一面听到旁人在交谈，有人要出机场，想叫部计程车，服务员说车费是¥160。

什么？去机场的车费是一百六十元？我想起自己，搭机场巴士去西单地铁站是十六元，再付两块钱去王府井地铁站，总共才不过是¥18。当然，出多少钱就省多少力。而我是无论怎样都忘不了自己是如何的从机场来到这里总共费了三个小时的气和力！！！！

(三)另一天

今天是另一天，刮的是冬天的雪风。我来到北海公园，穿上羊毛内衣和羽绒外套，戴上冷帽围巾手套，还要加上一个用来取暖的发热小包贴身。好了，算是够暖了。但心里却在想，我应付得了今天，可明天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问自己：我想要的挑战可有想到会是这样？

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入，走走看看兜了整整一个大圈才再见到南门，走出来的时候再看手錶，哇！我呆在公园经已五个小时！

寒风吹，雪花飘，是很美，也很冷。我才领会到，这么长的路能够走过来并不容易，特别需要加持和感恩的。我在风雪交加当中整顿自己，一定要把前面的路走好才行。

我呀我，选择这样的路来观照自己，刻意地叫自己去吃点苦头来考验自己，路途上的起起伏伏，让我想到很多问题，拿来跟人生的起伏相比，这些算什么呢？

有句话常有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显然的，吃苦头会有好处。而我，正要证实自己是否真的能捱苦？还有，我想要看看自己是如何面对逆境？而且，还要看自己是否能够逆来顺受？

这真是一场挑战，透过自己，也才看到自己。

雪地上的一步一脚印，是的，都是我的足迹。一边擦鼻一边抹眼的走过这条迥然不同的长路，我一个人在风雪中哭。

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不哭呢？我自己问，又自己答。对著最真最亲的自己是不需要矜持，能哭就哭，好好去哭一场，就像老天爷不也在下雪一场？

我，忘不了北海这场雪，也忘不了自己是如何的流著这把忘情的眼泪。

长长的路无声，静静的雪无言。走得很辛苦，却也乐在其中。我在想：苦乐参半大概就是这样吧？！

(四) 天安门

天安门离旅舍不远，就在转角的另一条街，走路几分钟就看到天安门高高挂著毛泽东的巨像。

远远看到毛的相，哇！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原来是这么英伟的呀？！

感觉上有点混淆，我在国外所听所闻的跟现在亲自来到中国的所见所遇并不很相同。这下子可好了，我要睁大眼睛好好去看个究竟了。

我一个人，就在天安门广场前面，看到那里有穿著笔挺制服的警员在站岗。我拿起照相机，想要捕捉镜头，但总是有人来来往往，或遮或挡，使我无法下手按快门。

后来，我在较远的距离，用长镜头去把景象拉近的时候，却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声音，在大声叫著：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初时还不察觉，到我发觉的时候，才醒起有人曾经告诫：去中国要小心！有些地方可以去，有些就不能去；有些时候是可以拍照，有些却是不能拍照的。

果真如此，天安门有很多便衣警卫在监视著人来人往的各种行动。警察是维持治安，从外国回来想要拍张照片都会想到妨碍治安去。吓死我了，这种执行这种做法也太可怕了。

马上，我的脑海出现传媒报道有关中国社会制度是没有自由不谈民主。

立即，我的脑海涌现廿多年前在这里出现一群响往民主自由的大学生，一群要为民主自由不惜牺牲性命的年轻人。

还记得吗？一九八九年夏天，在这儿不是发生过一场震撼吗？

想起了吧？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呀！

(五) 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就在天安门的旁边，买张门票五块钱就可以进去，我很喜欢逛公园，因为在公园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休闲作息，若仔细去看是可以感受到民间的生活节奏。

空地上，一群人在做集体运动；树木旁，一组人在高声唱歌。在这片景象里头，我很羡慕北京人这种积极和快乐的生活。

以前来过北京，但印象不是这样子。毕竟，现在的北京，办过奥运之后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分别。人们的样貌都变了，性子好像也改了，面孔都挂著笑容似的。抬头的天空，蓝天的指数听说也在增加，有时还有云彩。不同了，今非往昔了。

从国外来到国内，发现自己被这里的人事景象深深吸引著。来了好几天，我天天都往外跑，到处去看，人有点累，但不是倦。怎说呢？看到今日的中国，强大起来是如此让人振奋，我不去计较迢迢的路遥遥长远了，有些人要读万卷书，又有些人是行万里路，这些都在告诉我：不可言倦！

我一个人，在中山公园逛了四个小时，每个地方都停下来看，饶有趣味的看，给我带来很多想法。尤其是静静的四周，不是异乡却是异地。很自然的我问我自己，我是什么人？出生在越南，成年在澳洲，说自己是中国人，通不通呢？

五十多岁的如今，也算是有了一把年纪。而人可真奇怪，年纪大起来就会思索到落叶归根的问题上。我问：我的根呢？何处是我根？我根归何处？

我，一个人在中山公园自言自语。提到根，想起一种植物，就是吃越南餐一般都会放的“香花菜”，它是落地就会生根。我看我自己，不也像香花菜那样吗？折一截，插进去，人在何方，根便长在何处。卅多年在澳洲，都变成落地生根了。

香花菜闪进脑里，我就这样子的把根拿出来谈，究竟根是什么？落地生根是一种现象，没有必要拿来困扰自己的。

于是，把根放下，我步出中山公园。

（六）天坛公园

晨早从旅舍出来，并没有目的地，只见巴士站就在马路对面，而巴士刚巧正往这个方向开来，我连忙上车，几个站后便去到天坛，于是我来到天坛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天坛很大，写到这儿我要提一下，来之前经过香港见两位曾是跟我一起读小学的同学，其中一位送给我一个指南针，说是去到中国会用得著的。现在来到中国，真要感谢手上这个指南针。不然的话，看指示牌上的指示，叫你朝东南西北某个方向走多少多少米。往往，人在当中却是分不出方向。现在，这个指南针起码可以给我指点方向。

以前参加旅行团来过天坛两次，都是跟著导游背后走，只知道天坛是个好地方，但却不够时间去慢慢欣赏。这天，自己一个人来，不赶也不忙，可以看到饱看到够。

当日在天坛公园里面做过些什么我现在记得并不很详细，只知道自己曾经跟著人群挥动手足去跳舞而感到兴奋；又听一群人围著大圆圈在合唱歌颂祖国的歌曲而感动得落泪；走到另一头，是些穿著民族色彩的戏服在展露风骚，吸引很多游人驻足观赏；还看见成群结队的，或聊天，或打牌，或下棋，或唱相声，三五成群的老人，形成一幅日落黄昏的好景象。

种种的这些是从我所拍的照片里头勾画出来，现在可记起了，我是在天坛公园一个人背著相机拿著指南针，走了九个小时，看到很多景象，拍了很多照片，过的是很有意思的一天。

冬天的天坛，刮著寒风，我一个人去凭弔中国的皇朝。古时祭天是很隆重，皇帝要对头上顶著的青天作出交代，皇帝对下要照顾百姓，要人民安居乐业；对上要取悦皇天，要风调雨顺，要国泰民安。

天坛里面有一个地方，高挂著写上“敬天”的匾额，这两个字让我肃然起敬。又有一处，是解释“铜人像”的用意，皇帝想要向天祈福得要洒净

身心，而铜人的任务是要皇帝在祭天前后得守斋戒，这里涉及到很多很有意思的规矩，都是平日闻所未闻的事。

看到累了，肚子也饿了，应该离去的，但还有“斋宫”和“神乐署”没看。我是从早上八点到现在下午四点差不多有八个钟头都在这个天坛公园鑽来鑽去，身上只带瓶水，其余什么都没吃过，又饿又累。然而却在想，若要出去找东西吃，那就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回来看这两个地方了。

后来心生一计，就在公园里面的小食店买一碗康师傅即食面，拿出自己随身带著的筷子，把面条草草的扒进口里。我是知道吃即食面无益，但是处于这个场合，想要满足欲望，我在别方面只好屈就其次了。

现在想来，康师傅真棒，他让我圆梦。此刻的我，可以坐在神乐署里面，置身在四面金黄的大殿堂，在台上放著很多由黄金铸造的乐器，并有穿著金色衣裳的乐师在神乐署里演奏神曲。

一切的一切，是这么的美，是这么的妙。

（七）鸟巢

自从在电视看过二零零八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开幕礼和闭幕礼之后，我就一直想要有一天也去看看宏伟的鸟巢。

两年之后的今天，来到北京，在我要研究该如何前往的时候，恰巧就在巴士站里看到直往奥林匹克公园的公车，豪不犹豫的我，在第二天，来到奥运村。

北京的天气很不友善，这天出现沙尘暴，四方八面的沙尘被阵阵的暴风捲著来，想要起步走路需要很大的挣扎。从巴士站下车到奥林匹克公园要走一段路，而我的体力到了极其疲劳的地步。受著严寒的侵蚀，嘴唇又干又痛，双手又干又硬，肩膀简直就是僵硬著，踏在地上的脚步也不稳当。

地方是那么大，道路是那么长。而我一个人迎著风沙，要看鸟巢去。但见周围没人，狂风暴沙，人影都不见一个，而我在滚滚红尘当中拖著摇摆的步伐，实在经不起暴风的狂刮，也受不了沙尘的掩盖。于是，我一个人在风尘里头放声大哭。

现在回想也不知自己为何而哭的就是这样的哭，在哭声当中，我看到自己的迷惘，我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中国，但却在风沙里头看不到自己的去向。又累又恼，快要崩溃，不知如何是好？

我问自己：走这么艰辛的路是为什么？这样的考验自己算是什么？我当时只知道，这条路不会是白走。但是为何要用苦行来苛刻自己？可以说是为了超越。但是呀！怎么样的超越才能超越这个‘我’呢？

此时的我已经不惊不惧，但却是很累很倦，我的哭是有气没力的哭。

付五十元人民币，我在鸟巢门外买了一张入门券。进入鸟巢是另一个天地，红色白色的座位任由人坐，对著这么一排一排放空的位子反而不知要坐哪里好，要选前面的贵宾席来坐呢？或是到后面最高最高的上上座好呢？

由于鸟巢的设计特别，以为是到了最高处，但却还有更高座。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我要坐下来歇脚了。

整个体育馆里没有几个人，大电视在放映奥运的辉煌时刻，我坐下来，看著大荧幕的画面，脑子里出现的是中华民族坚决奋斗不屈的事迹，中国人刻苦耐劳勤奋的精神。想想看，华夏留下来的炎黄子孙，长久以来的受人譏到现今的不敢欺，这个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坐在顶尖一流的鸟巢内，我一个人神游。也不知何时，眼眶又充著泪水。

我，任由泪流。

(八)七九八艺术区

来中国之前上网搜集资料，在部落格看到一位台湾记者介绍“北京七九八艺术区”，基于对它的好奇，所以今次也游走了一趟。

向旅舍查询去七九八艺术区要怎样走，服务台的小姐打开地图，研究一番之后告诉我：去九七八并没有直通的公车，但可以采取节约的去法，就是先走到地铁站，坐一段地铁再出来叫部车去七九八，大约是十分钟。

从地铁站出来，想要叫部车，但叫什么车呢？在挤塞的街道，繁忙的交通路口，只见迎面来了一部三轮机动车，我扬一扬手，车就停到面前来。开车的是位卅来岁的女子，跟她说我要去七九八艺术区，女司机并不晓得这个地方，但她说可以，她叫我上车。我问她要收多少钱？她说十块。我心里想，十块钱不是很多，而我也没坐过这种三轮机动车，再看这位司机的相貌也挺朴实，便上车坐在后面，这部车可以坐四个人的，现在我一个人独佔。

车上摆放著一双用来走路的扶杖，我呆了一下，什么？坐在前面的这位女司机是需要用扶杖来走路的？可她却在开车载客呀。顿时生起一份恻隐之情，对她除了怜惜更多的是敬重。

那是真的，中国人是不倒翁来的。要知道，当一个人不想倒的时候，是倒不下的；当一个人不能倒的时候，也是不会倒的。

如她所说，她并不知道艺术区在哪里，她就驾著车左穿右插的向人问路是怎样走，问了几回她才肯定的说：行了。然后，一面开车一面跟我聊。

她是河南人，因为脚疾需要开刀。在老家，医院设备没有那么先进，得到北京来动手术。所以她跟老公便从河南来到北京，手术费需要好几万元，身上并没有那么多钱，但管不了太多，一定要上北京，一定要把腿医好。现在租了这部车，一面开车一面筹医药费。对于北京的路还不很熟悉，一面开车一面学认路。幸而老天爷爱惜，遇到的人都很好，只要把腿医好以后的日子也会跟著好的。

听了她说这一番话更让我对她另眼看待。付钱时，我从口袋抽出三张十元钞票递给她，叫她把钱储好早日把腿医好。

她呱呱大叫：哇！今天遇到贵人啦！咱们算是交上朋友啦！大姐，那我就先谢谢妳。等会儿我再来接妳回去，这个时候，叫车不好叫，说个时间吧，我回头过来，妳就在这里等我好了。

下车之后，我站在路旁，望著她那逐渐远离的背影。开头是她谢我，现在是我要谢她。我自己跟自己讲，出来走这一趟见到的事物可不少，让我学到做人是要互相关怀互相帮助才行。

来到七九八，这是很多艺术家集中在一起的地方。我站在一幢破旧的建筑物前打量：褪色的涂鸦，形状不同的图案；破烂的窗户，各形各状的剪影。这叫做艺术吗？还是本人不懂艺术呢？

总之是看不到什么艺术价值的所在，我一个人站在外头百思不解，然后听到里面传来阵阵哀声大叫。

这幢建筑物的正门开著，探头里面见不到光线，随著声音一步一步上楼梯，心底里是一面走一面忐忑。只见一排房间一道走廊，地上很多垃圾，装东西乱放的塑胶袋，残旧的衫裤鞋物，凌乱的有笔有纸。。。我在想：这就是艺术家住的地方吗？

然后，我发现那喊声叫出来的是英语：“Fucking out! Fucking out! F....!!!”（滚出去！滚出去！滚。。。!!!），这种叫法把我吓惊，连忙转身回头，声音是出自楼梯口上来第一个房间。

这时候，房门半掩，我快步走过，掠眼见到房内有好几个男子，是什么人我不清楚，但见有一名油头粉面金发的洋人，一面扣衫钮一面在叫好：“Very good! Very good!”（干得好！干得好!）。

以上所说的是我在七九八艺术区内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到的真实事件，一班男人在污糟邋遢的房间里面搞性游戏，那把叫声可真够震撼，这是一个不宜久留的地方呀！

我急脚离开，走到另一个区域，就在不远之处，那里有画廊，摆放著高价的艺术画作；也见到餐厅，经营高品味的中西餐馆。

我一个人，带著照相机，在这里拍几张照片，在那里也拍几张照片，把七九八的景物都记录下来。

在中国，有才华的人不少。搞艺术的，有人名成利就，但有些却是沉沦堕落。

也真可怜，那些不能用才华去赚取生活的人要用性器官来胡混饭吃。

且慢，若这样说成可怜，问题可就大了，不正当的行为是不能提倡的呀！

（九）沈阳

来到沈阳的今天是第四天，对这里的环境及气候算是有点认识，但适应就谈不上。

我住在朋友阿辛的家，东北人很豪迈热情，有朋自远方来是特别的高兴，知道我是南方人，对冷一定不能适应，阿辛把她衣橱里最好的毛衣，最

暖的冷裤，都要我一一穿上。还怕我冷，再递给我一个取暖器，叫我晚上抱著来睡觉。而我，不敢不听她的话。因为，沈阳是真的很冷。

阿辛天天冒著天寒带我上街，远地来到一定要出去走走看看，而我是提心吊胆的走。雪地上的雪在溶，地面又湿又滑，我别的不怕就是怕跌倒，要是摔跤那就整个旅程都很麻烦，要很小心才行。

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陵公园，阿辛说她每天都来公园溜溜，做做运动，见见朋友。她是北陵的会员，买月票进去是很便宜，但我是游客，收费就贵。阿辛对北陵的环境十分熟悉，她知道有个地方，围墙比较低，可以越墙跳进去就省下三十块钱入门票。

有时啊！脑袋出现的想法是很不可思议，我和阿辛都是中年人，而且又都是女的，怎么会想到节省而要翻墙呢？我自己是不可能做这种事，连忙向阿辛投降，我说我不行，走正门买票就买票吧，付钱就付钱好了。于是，绕到前门，刚巧那个守门人在里面喝茶没出来，阿辛扬扬手算是打个招呼，我们俩人免费进入北陵。

阿辛还带我去沈阳故宫，中国有两个故宫，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北京，都是很值得去的地方。再次的，又是入门票的问题。在中国旅游是有很多地方要看的，但开放给游客进去的入门票是非常之贵。沈阳故宫的收费是五十元，阿辛说她认识馆长，以前是她的手下，现在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留个票就可以。于是，我们进故宫又一次的免费了。

来沈阳见阿辛之前，我对她并不很熟悉，来到沈阳住在她家才发现她很了不起。她以前是个教师，有文化的学识，又有广泛的见识。带我去“九一八”，一路上她跟我讲解日本侵华的来龙去脉。又带我去“大帅府”，那是张学良的故居，阿辛给我分析张学良跟蒋介石之间在东北事发的恩恩怨怨。来到“沈阳故宫”，门前两根柱上 有两条龙，她又讲述龙的来源。。。

来这一趟沈阳，可以说是天天都在听阿辛讲课。由于我对中国的认识很肤浅，现在有人给我讲解让我觉得机会难得，很认真去听，脑袋装得实实，神经也张得紧紧。哪天不出门，我们就在家开电视听财经分析，谈股票走势。最后，承受不了，我要服用头痛药来抵消这种疲劳的轰炸。

阿辛一说再说我来沈阳的这个时候并不适宜，一个地方要有花香有绿叶才能算是美的，要六月七月来才是旅游的季节，沈阳的夏天是很美很好玩的。

我对阿辛笑笑的说：鸟语花香和绿叶红花，我住在澳洲到处可见，而不是我最想看。此时的沈阳，满地冰霜再加上光秃秃灰沉沉的树木，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才是有意思呀！

话虽如此，心底里我知道自己是不会喜欢住在沈阳这种地方，主要是因为气候，一年大部分的时间是寒冷，冻起来人们是不洗澡不换衣服的。而我，住在澳洲一天要洗两个澡换三次衣服，可受不了呢！

我这样说会以为是夸张，其实不然，那是一种必要。晨早起床洗个澡，整天都会精神爽；下班回家冲个凉，全身的疲劳都消掉。还有换三次衣服是

晚上睡觉要换睡衣，一觉醒来就不穿睡衣要穿便服，出门则是理所当然要穿整齐去见人。

这种习惯来到阿辛家里就完全不一样，想要洗个澡，我得麻烦阿辛开热水炉，要烧半个小时才算有点温水。多麻烦呀？！洗澡是件大事来的，把我吓得连洗都不敢随便洗。几天没洗澡，衣服也不换，因为天冷，把带来的所有冷衣都穿在身上，要换也不知再拿什么来穿。

总之是来沈阳几天，阿辛很周到的款待我，然而我有太多个人的习惯却是应付不来。本来打算到了沈阳再上哈尔滨，但都太冷，得改变方向回南走。

打开地图看到山东，山东济南是我住在南澳阿德雷得的姐妹城，跟阿辛说我要去济南，那里比较暖和或者会容易适应。

次日，一觉醒来，阿辛的丈夫老王建议我从沈阳去济南可以经山海关看看，那里是“长城天下第一关”的所在，有个值得探访的“老龙头”，我听了马上表示很感兴趣。

于是，阿辛夫妇和我三人研究路程。

然后，我们在沈阳火车北站的月台上分手。

(十)山海关

坐五个小时火车从沈阳来到山海关，踏出火车站就有一种喜欢的感觉，火车站是很干净很整洁，可我对这个地方却是完全陌生，只从阿辛那里知道这里有长城的第一关口，长城的开端有个老龙头在这儿，至于其它，人事和住宿则是一点概念都还没有。

拖著行李，走没几步，看到火车站旁有些小旅舍，门上有个电动招牌标记著：房间包上网 40 元起。我心里盘算，它正合我意，便走上前去。门前坐著一个女人，她问：要房间吗？请进来看。这是家庭式生意，老板娘的态度蛮好，房间床单也蛮干净，讲价要五十元，把行李放下我就住在这个可以洗热水澡又可以免费上网的地方。

山海关有个特点，在市内可以看长城，这趟就是专程为了寻访长城的源头而来。在书本上读来的历史地理，而现在我是摸到这个地方来，感觉上既是熟悉又是陌生，所熟悉的是名字，但陌生的却是地方呀！

在街头碰到一名老头，他有部三轮电车可以载客游玩，去三个景点要四块钱。我并不熟悉这地方，也不认识这老头，而四块钱是个小数目，可以去三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便宜呢？我在犹豫要不要相信这个老头，再打量他，瘦小的个子，显明的是自己比他力壮。但我挂著一部照相机，身上并没带很多现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拐骗吧？！

跟著老头，他载我去看老龙头，孟姜女和第一关口。他本来是想蜻蜓点水，急急车我去完一个地方又再去另一个地方。但碰上我，则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停很久的拍完一张又拍好几张照片。因为每处都要入门买票，所以

我是一丝不苟很认真的看，而老头子则在外面等，起初觉得不好意思，但我是老远来到，要看过够才行。

结束时，我见这人脾气挺好的，这么大年纪还如此奔波，心里有点疼惜，付钱要四块而我给他十元。老人接著那十块钱一谢再谢，这反使我不好意思。十块人民币对我并不算是是什么，这老人如此谦卑的赚取生活，我应该多给一些的，但我没有。因为看过一些旅游指南的书劝告游客不要随便乱给钱，说什么钱会败坏人的本性。想来也是，见机行事好了。

（十一）独步长城

前一天在街头碰到的那位老头，他载我去老龙头，但只是停在街边，扬手指向远看像个龙头的地方，便算是游过老龙头这个景点。我当然心有不甘，回去向人打听，这天花一块钱，坐巴士就来到老龙头。

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部起点，龙头入海，很有气势，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千古奇观。它是风景胜地，曾经吸引过历代文人墨客帝王将相来此观海揽胜。

而我，一名游子，也来到老龙头。看到澄海楼，我生起感慨；见到八卦阵，可又不够胆踏脚进去；在入海石城处，很想痛快的哭一场；不过，见到一块刻著“中华逢盛世，老龙又抬头”的石碑，我把那股想流的泪收回去。都抬头了，哭什么呢？

我一个人坐在龙头，任由海风拂我面。四月份的山海关并不是旅游旺季，看景点的只是三几游人，我乐得不见人行，正好可以让我静静地向内观照。透过观照，对自己和对长城我有另一种认识。

中国的长城是在公元前九世纪就开始兴建，把座落四处的烽火台一个一个连接起来，筑起的城墙算计起来便成了万里长城。万里的长城，其作用有内外之分，对内是保卫领土，对外是防范外侵。当年的军事防御体系，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工程。能够留到现在，长城实在是傲世的杰作。

我在旅舍附近吃早餐，老板娘告诉我，离山海关外十五公里有个叫做九门口的长城。于是，又多了一个去处，我包车六十块人民币，来到九门口。这是一道建筑在水上的长城，有九个水洞，名字九门口是从这而来，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一片石。

敌楼就在高处，我一步一步爬上去，整座长城只有我一个人，居高眺望，山河大地就呈现在我眼前。四周无人无声，一隻燕子飞来，挥舞弄影，这一动一静给我引发深思，我向长城诉说心声，而长城也向我流露心曲。

站在高岗上，我看长城，长城也在看我。一个声音从空而问：历史留下这道长城给你们，但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又会给后代留下什么呢？我擦擦一路上来额头所出的汗，不瞒跟你说：面对历史，面对长城，我某某人自感汗颜。

九门口里面，有座高大的碑牌，刻著邓小平的手迹，写的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停在碑前注视良久，我在想：爱我中华的，修我长城之外，要修的还有很多。

我又走进长城隧道，黑暗的隧道长达一公里，远远才有一盏小灯泡，我是摸著黑路走。一人独行，像是行不完似的。一边行一边在想像，士兵作战的情况会是怎样呢？一边推著炮一边背著枪，要什么时候才能静息？男儿大丈夫，要保卫江山，要经历百战。家里的爹娘妻儿，可有挂念吗？爱国的人，是怎样爱家的呢？

想著想著，一个人在长城独步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十二) 来到济南

从山海关到济南，我也是坐火车。晨早六点钟，天未亮就得拿行李下火车，出火车站必须拾级而上，带著的行李不能推，要把它抬起来，一级一级爬楼梯。对我来说，真是咬紧牙根顶硬上呀！

前一晚坐的是夜车，年纪大了，半夜要上厕所。我睡在最高的床位，摸黑的从上面第三格爬下来，得很小心去避免差错脚才行。在摇晃黑暗的火车厢内行进洗手间如厕，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我总算应付过来。

在火车上睡得不好，出到来还要找旅舍。问了两家都不肯收，因为我是拿澳洲护照，附近的平价住宿并不招待外宾。可焦急了，也才意识到在中国旅游，对内和对外是不同的，再加上等级有很多差别。就在这么样的一路走来，我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加深。

带著行李东张西望，在陌生的城市左顾右盼，我必须找一个可以放下行李的地方。太累了，我真的是很累了。

走在街道上，我对周边的景物提不起兴趣。想停，却又不能停；要走，可又千斤重的举步难移。算了，就任由济南这个城市的景物在我身边两旁掠过算了。

漫无目的地走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虽然眼睛张大，但脑袋却是迷里糊涂，走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这儿有一道泉流，有很多让人坐著乘凉的长凳，还有绿荫的树木，以及娇小的花草。好了，这个地方可以让我歇脚休息了。

我坐下来，近乎饥渴的呼吸著溪泉树下的清新空气。出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现饥渴。一个人坐在泉边一个多小时，没有哭，但眼泪却是静静的流。口袋里是有纸巾的，这时候的我却不想动，懒得掏纸巾出来拭眼泪，就由得它流，凉风吹来，也由得它吹。最后，面颊上的泪水被风吹干了，我才站起来，离开这道依依不捨的泉流。

济南这个城市是由大大小小的溪泉环绕交集，所以又名“泉城”。这里有闻名的趵突泉，还有美丽的大明湖，都是到此一游不可错过的景点。

算起来，行程快要近尾声。之前的四份之三我都很省，住没住好的，吃也没吃好的，现在想来也真傻，口袋不是无钱，并没有必要去这样亏待自

己，但我却因此而得到另类的感受。有时会难过，但我默然承受，把它视为难得能有的磨练，更加珍惜并且珍贵这种经历。

如果问我在这个旅途上有哪些收获？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收获很大。我学会观察，我还学到怎样去体会。我用我的双眼去发现，我用我的相机去记录，再用我的内心来感受沿途的种种。

这些得来不易，是要在人累了才看得到路是怎样走出来。由我起先在北京北海雪地上的一步一脚印，到晨早天未亮就得在火车站拾级而上。我，一个人，一步一步的，又一级一级的，渐见异华。

苦耶？乐耶？也不知怎说好，以前总是想尽办法要离苦得乐，但是呀！苦和乐总是连在一起，并不容易分拆。

若果你要问我这趟来中国旅游属苦呢？还是属乐？

我就这么答 ----- 是苦非苦，非乐却乐。

你明我在说什么吗？

（十三）飞往上海

想到也应该要善待自己，我决定乘飞机飞往上海。

就只那么的搭经济仓，感觉上却是说不出的舒服。在飞机上，我跟自己说：要不是之前那一程一程的火车，现在坐飞机会这么满足吗？原来呀！要去吃点苦头才知道怎样学会知足，先前所干的种种都是一种磨练，这叫做先苦后甜。

住方面，我在网上找到一位上海女子，她将她的住所挪出一个房间，把它租给背包客住，房内放两张碌架床，可以睡四个人，住每晚每个床位¥100。我觉得这也挺好，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的风土人情吧。于是，一住就住了五晚。

住宿的地方是在十九楼，早也是，晚也是，我喜欢站在外面露台看上海的高楼大厦，形形色色的建筑物，在居高临下是别有一番风景的。

上海有一类古旧建筑物是很有特色，每家都有个“老虎窗”，什么窗起这样的名字呢？其实那是天窗，把盖在屋顶上的窗叫做 roof window，翻译出来便成为“老虎窗”。此类建筑物愈来愈少，都给拆去盖高楼了。面对兴建的潮流，旧的建筑物渐渐被淘汰。

我认识一位老外，她去中国旅游回来就批评中国，她不能理解中国的政府何以把什么都拿去拆拿去盖，古旧不也有好的吗？为什么不去珍惜旧式的珍贵呢？

老外把古旧传统看得很宝贵，但什么叫做传统呢？有人认为传统会把人压倒，社会就难以前进，得使用手段把它摆脱。当年搞革命的，可是千方百计要破除旧中国来建立新中国。现在成功了，发现到原来所革掉的，其中有很多是无价之宝！

我就这个问题跟房东谈旧上海和新上海，她说上海人也很怀旧，城市是用来发展，但周边有些古镇则是仍然保存著。她介绍我去不远之处有一个名叫朱家角的水乡小镇，就在人民广场那里可以有高速快线直接驶达朱家角。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程就来到朱家角，古香古式的小屋坐落在小河的两旁，粉牆白屋，黑瓦盖顶，家家挂著一串红色的圆灯笼，反映在水上的倒影，很是雅緻。再加上我去的那天下著微微细雨，撑把小雨伞的人儿在小桥行色匆匆，这样的描述你能想象出来吗？有点像梦幻，但却是实有的景象。

我还去了七宝镇，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可以乘搭一路地铁去。住在上海的人，到了周末假日便想要远离闹市，跑到这里来吃吃东西，买买东西，轻轻松松，闲闲悠悠的过。

这天是我最后出击的一天，因为明天就要回澳洲，虽然兴緻还在，但我很累很想家，只买了几份手讯回去送人，我就再也走不动。见到一间茶楼，我走进来，里面冷冷清清正合我意。打开小餐牌，只有几道茶几款点心，这可真是个喝茶的地方呀！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样子的简简单单。

茶是拿起高身的玻璃杯来喝，感觉上又几得意。一个人坐在茶楼，透过玻璃杯，我看到茶杯的茶叶在舒展，转变，翻覆，升降，浮沉。啊！怎么从来没有留意到，这样的喝茶，喝进的好像也正是人生呀！

想想看，难得几何可以这个样子呢？我要把种种的这些收进记忆的盒子，把它带回澳洲，用来分享或回味都会是很好的。（完）

*这是2010年旅游神州所去过的地方，当时单身匹马带著手提电脑，每到一处便发出‘一妙’（Email），给我的亲朋好友报导状况，把旅途上的哭笑苦乐都记了下来。

回到澳洲，累过后，再翻看五个星期以来所写下的妙，将之处理，写写又停停，停停又写写，花了数个月时间来神游过去的历境，憑著旅途上所拍下的照片为据，把它写成文字，起名“神州妙记”。

摄影集辑:

<http://www.kodakgallery.com/video/playPreview.jsp?videoId=256020032409>（北京）

<http://www.kodakgallery.com/video/playPreview.jsp?videoId=384003132409>（天坛）

<http://www.kodakgallery.com/video/playPreview.jsp?videoId=850693971409>（沈阳）

<http://www.kodakgallery.com/video/playPreview.jsp?videoId=304062032409>（山海关）

<http://www.kodakgallery.com/video/playPreview.jsp?videoId=755271632409>（济南）

<http://www.kodakgallery.com/video/playPreview.jsp?videoId=417657422409>（上海）